

省長下道尹

知事一



將吏法言卷三四

將吏法言卷三目錄

省長下

貴儉

尙廉

懲貪

道尹

職守

察吏

巡方

型俗

將吏法言卷三

徐世昌

省長下

貴儉

宋李文靖公沆爲宰相治第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弟維勸治第公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王文正公曰范文正公仲淹皆宋名相也王嘗戒子弟曰我家盛名清德當務儉素保守門風不得事於侈泰平生不治田宅曰子孫當各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爲不義耳帝以其所居陋欲治之

公辭以先人敝廬乃止范在杭州有退志子弟請治第洛陽樹園
圃爲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三公
者勛名蓋天下治第娛老亦不爲過而堅不許者以其所樂在彼
不在此也孔子稱禹卑宮室衛公子荆善居室有以夫今之人稍
一得意輒汲汲焉爲宮室妻妾計不但其心可鄙也卽以富貴而
論生存華屋零落山邱從古未有能久享爽鳩之樂者身操重柄
又值國家多難之時嘗膽臥薪尙恐不及而乃孳孳焉專爲一身
一家之計下儕於庸夫俗子之所爲其自居爲何等也

葉鎮作吏要言云款客當存古意在誠敬不在侈靡當以儉約率
先豈宜逐時競尙至會宴賓客如蔡文勤之五簋約未始不可以
訓俗也案朱文端公軾爲浙江巡撫讌客止五簋徐士林撫蘇時
宴僚屬滄浪亭亦以五簋爲度吳俗因之不變此今日所當遵以

爲法者。

蘇文忠在黃州嘗書云東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飯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吾及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明正統時軒輓爲浙江按察使待故舊惟一豆或具雞黍則人驚以爲異章文懿公懋謂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居家留客只一葷一黍酒三行魏文靖在家客至留飯只一肉一菜二公可以爲法徐莊裕家居儉素每過往還之家見陳設過盛則愀然臨觴不樂遂不舉筯或勸之曰吾今日心齋當茹素里中有化之者案之數公之清風亮節千載下思之猶有餘味今雖不能強人效法而口腹之欲稍從儉嗇本其意而量力爲之亦可以風世厲俗矣司馬文正公嘗言

先公爲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或通七行酒
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野菽菜羹器用磁漆當時士大夫
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
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名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
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
者鮮矣嗟乎風俗頽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觀司馬
之言知當日士大夫之競爲侈靡與今時蓋亦相類爲長官者有
轉移風化之權好惡從違捷於影響是在爲上者有以表率之也
唐代宗以楊文簡公綰同平章事制下之日郭子儀方宴客聞之
減去座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卽日省之止存
十騎中丞崔寬第宅宏侈亟毀撤之楊公清簡儉素爲朝野之望
甫命爲相而王公貴人皆爲改行不敢恣爲奢侈今日之省長百

城之率也。若變奢爲儉，祇旦暮間事耳。然此事非以身率屬不可。漢王暢，桓帝時拜南陽太守，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嘗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夫以約失之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雖以不德，敢慕遺徽。」

晉范甯云：「人性無涯，儉奢由勢。今兼并之室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由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蒲酒永日，馳驚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

誕成俗宜考其業尙試其能否驗其鄉黨然後升進如此非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

晉傅咸剛直有大節以世俗奢侈上書曰臣以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官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珠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輿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書奏朝廷嘉之

北魏高允拜中書令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年魏主幸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廚中鹽菜而已賜以粟帛拜其子悅爲郡守允固辭

北魏韓麒麟拜齊州刺史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略識古先

哲王經國之政積儲九稔謂之太平今京師人庶不田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故頃年山東遭水而人餒今冬京師遇旱而穀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浸成侈俗故今耕者日少田者日荒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人歸樸素

唐賈敦頤貞觀中歷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唯敝車羸馬數匹羈勒有闕以繩爲之見者不知其刺史也唐段秀實爲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清約率易遠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贏財退公之後端居靜慮而已

唐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未敢失禮遣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氈車一乘直千緡使者於宅門候伺累日未敢送適有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檻褕使者聞知是相公夫人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宋包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

遼張儉官至右丞相封韓王衣惟細帛食不重味方冬奏事便殿帝見其衣袍敝惡問其故對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時尙奢靡故以此諷諭之上憐其清貧令恣取內庫物儉奉詔持布三端而出

明車純爲湖廣巡撫服素茹淡蕭然如布衣乞歸瀕行士民遮道挽留車不得前所攜惟圖書數篋衆歎曰是都御史裝耶

明軒輓正統五年擢浙江按察使前使奢汰輓力矯之寒暑惟一青布袍補綴殆徧居常蔬食妻子親操井臼天順初召拜刑部尙書數月引疾歸帝召見問曰昔浙江廉使攷滿歸行李僅一簾乃卿耶輓頓首謝賜白金慰遣之

清張清恪公伯行歷官二十餘年未嘗攜眷屬初任濟甯隨行止四人撫閩十二人撫吳十三人日用蔬菜米麥尺帛寸絲以至磨牛碾石皆自河南運載之官初歷閩官廨帷幕皆錦繡驚問吏以行戶鋪設對盡撤還之比移吳先檄所屬禁陳設無錫令送惠泉受之後聞亦派民舟載送卽卻不受

清湯文正公斌之爲巡撫也其夫人及諸公子衣皆布行李蕭然夏從質肆中易苧帳自蔽春野薺生日采取和豆羹民間至以諺語呼豆腐湯偶閱簿見某日市隻雞斌愕曰吾至吳未嘗

食雞誰市者乎僕叩頭曰公子斌怒立召公子跪庭下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如河南耶汝思啖雞便歸去惡有士不嚼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哉并答其僕遣之斌生日縉紳知公絕餽遺惟製屏爲壽辭焉啓曰汪琬撰文在上命錄以入而返其屏

清朱文端公軾累官浙江巡撫首除供億陋規減儀從食糲衣粗飭吏胥毋曳紈綺墨吏望風解綬去浙俗婚喪尙侈靡乃著家儀益以士相見鄉飲酒禮刻行之陋俗丕變

清徐撫軍士林性廉儉撫蘇時賀長至節天寒裘禿按察使包括以貂裘假之士林披之如忘涕唾交揮家僮耳語曰此包公衣也士林惶然少頃論公事快揮灑如初聽訟飢家人供角黍且判且啖髭頤盡赤蓋誤硃爲飴筆筯交下不復能辨晚坐白木榻一燈熒然手批目覽雖除夕元辰勿輟幕下客憐之治具

觴之士林猛噉不問是何精膳其平素精神夢寐知愛民憂國而已故於服食居處人以是供己以是受泊然無所容心也

尙廉

仕途龐雜至今日亟矣爲長官者苟非整躬率屬嚴肅官箴則吏治之壞正不知伊於胡底也漢尹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賢不肖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吏民皆恐懼改行自新王尊守安定出教告屬縣曰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敕掾功曹各自砥礪其不中用趣自避退蘇章爲冀州刺史舉正其故人爲清河太守者州境望風生畏賈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命褰之百城聞風竦震諸有臧過者悉解

印綬去羊續爲南陽太守當入郡界羸服閒行侍童子一人觀歷
縣邑採問風謠然後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
驚竦莫不震懾爲長官者苟能以官箴自勵舉劾無私則化貪爲
廉直一轉移間耳澄清吏治爲省長專責勿市恩勿枉法清廉者
獎勵之貪污者劾治之如齊之賞卽墨誅阿大夫故事如此吏治
肅然未有不蒸蒸日上者呂叔簡有言曰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
士風易變仕風難若果如尹翁歸王尊等之正身率下夫亦何難
之有

蔣伊臣鑒錄云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
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東山嘗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
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也又云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
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

若促裝者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攜家屬惟敝篋一擔每晨起則撤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撐敝篋於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搏擊豪強拒絕宦寺悉無所畏嘗有一貴人一日命市薪六百貫有卒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六百貫耶竊歎士大夫之見有不如此卒者多矣

晉胡威父質爲荊州刺史時威自往省貧無僕從身自驅驢每至客舍皆親樵爨既至見質停廐中十餘日辭歸質賜絹一疋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質曰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質帳下都督思結威好乃先威未發請假實隱爲資裝於道要威既與威同行數百里每事資威威疑之誘問知爲都督卽與以父所賜絹謝而遣之後以聞於質質杖都督除其名父子清慎如此歷遷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

武帝語及平生因歎質之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何以爲勝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唐李日知官侍中屢乞骸骨詔以刑部尙書致仕日知將有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若厭於心何日而足也

唐崔元曄官至同平章事其母盧氏嘗見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自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元曄遵教誠以清謹見稱

與其爲是
市人宜其子
清於家

端其祇知以琴
鶴自隨之矣
再知成都信此
而手之乎

唐崔戎爲華州刺史吏以故事置錢萬緡爲刺史用戎不取及徙充海沂密觀察使乃召吏籍所置錢享軍曰吾重矯激以夸後人也

宋趙抃知成都政尙清簡神宗召曰聞卿四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何其介也再知成都止一蒼頭執事并琴鶴去之矣馮京代爲守悉循其舊曰趙公所行不可改也

宋杜衍以太師致仕封祁國公衍雖家居聞國事可憂愀然若任其責者操行清介不殖私產第室卑陋處之裕如也卒謚正獻

明王恕巡撫雲南不挈僮僕惟行竈一竹食籬一日給乳豆二塊菜一束懸示云欲攜家僮隨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已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人皆錄其辭焚香